明語林

明語林卷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言志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

文帝莫知所終

王艮按察浙江謁岳鄂王廟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楊文敏十三歲時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論古名相皆歎爲不可及公徐曰臯夔伊周誠不易其餘毋乃可學

王莊毅竑嘗曰士當希朱雲汲黯安能局促效轅下駒

莊毅既歸躬營宅兆先壠之傍或曰大臣終官國家爲營葬公胡庸此答曰竑以謭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尸幸無敗績謬膺擢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

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希意外之寵

李時勉少負大志每自厲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陳敬宗司成二十年諸生多至卿貳公久不調冢宰王

直從容言以司寇相轉何如曰某託公爲知已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學庸詎不樂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哉

練御史綱歸吳後葺舊業尹山之陽爲終焉之計復建

菴爲范文正公文信公像語人曰初吾自分用則學范

公否則爲文信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志

吳康齋讀伊洛淵源至程伯湻見獵心喜曰審如是是

吾亦可學賢聖遂絶意舉業潛心義理常自詠曰誠能
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夏正夫寅嘗自警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楊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覩錢若水致仕臣已
多三歲覩陶弘景奉朝請臣尤多七歲臣得與弘景若
水游地下足矣

陳白沙荅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辯待明年服闋後采
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黄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

劉忠宣在兵部職方規調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馬太僕進公公謂人曰京堂顯地人亦豈不欲顧吾秀才時見郡邑政有失者輒自奮曰吾他日必不爾某所宜行某所宜罷其行與罷又復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負官亟堅請外

忠宣教子讀書兼令力田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

楊文懿語徐少詹（原鉄）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

復爾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貴獨以白髮青衫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味固已索然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葉文莊盛崇尚名節動跂古人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韓范

余肅敏子俊嘗曰人臣爲國力隨事盡卽近且小不可不計百年至大利害當身任之毋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故其經理延綏謗議紛如而執之不易

謝文肅鐸居閒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爲親今亦何及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閉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眺方岩雁宕仕進之念泊然

黄伯固肇常自書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

何遵爲諸生學師王純甫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其母曰兒設爲滂大人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

國朝仕進以翰林爲極選競進恐後戴莊簡珊獨避不往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爲國立勛業

王伯安十歲就塾問師何爲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耳伯安憮然曰毋乃希聖

董蘿石少躭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節師事王伯安或謂其老那復自苦蘿石笑曰吾方揚鬐渤海振羽雲霄且憫若苦顧以吾爲苦耶去矣吾從吾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

劉源清諸生時讀唐史張巡許遠傳起曰巡遠何如人吾異日爲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顧愕然

給諫田汝耕與崔銑交舊雖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

浮白吟詩闔璉旣誅歎曰引裾請劍自許丈夫顧事會蹉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每自悲感于懷耳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嘉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厭苦俗途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此僕大略也
大初山人一無所好獨喜爲詩時出入畦逕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言

楊椒山喜雅惡雀云雅報凶雀報喜雅近忠雀近諛

王子裕問僉事廣東投劾而歸築室湖濱自言願屏居三十年讀盡天下有字之書撰述以畢吾志

錢孝直敬忠父坐繫時甫能言輒詣圜土父教以讀書灑淚受策時頭觸圜墻嗁嚶呼泣誓成名贖父死五入省闈卒成進士疏救父出之嘗曰上不敢效陳圭近不敢作馮行可

羅狀元洪先傳臚日外舅吳太僕曰壻乃辦此非所料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者三年遞一

人那足異是日䄂米偕何善山黃洛村聯榻蕭寺中講
學不置
陳仲醇繼儒云子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闢
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襆被于名勝處避客息躬所謂
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可閱三十年
魏璫既誅未盡澄汰黃石齋諫項少保曰正人不盡升
可矣僉人不盡拾遺可乎草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
荷鋤也
金鴐部鉉嘗讀邵子詈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

雖遇時外而弗内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死闖難人始見之葢前此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題也又巡皇城過御河輙流連不能去歸語弟曰吾見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後竟投御河死

方正

高帝覽孟子草芥寇讎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射之錢司寇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

其誠命大醫療其箭創孟子配享得不廢

劉長史璟是劉誠意子嘗至燕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曰那得不相讓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可讓

景清初赴舉時過倘宿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爲書景清在此而妖遂絕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夏忠靖不可曰彝人慕化遠來宜示以義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

者上曰爾欲效韓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

曰王臣雖微位列諸侯之上況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公

給事周彧剛直敢言有彈奏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候

彧長安門外彧緋衣各令取素服爲待罪具

楊文定在内閣子某自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餽

遺之勤獨不爲江陵令范理所禮文定異之卽薦知德

安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

人豈私于理卒不謝

陳黃門諤累以直諫瀕死三黜弗移後授京兆嘗出行犯太子蹕太子訴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不問

宣德中召用舊臣多依違者唯黃忠宣持正不阿命觀劇曰臣故不好劇命弈曰臣幼奉嚴父師訓讀書外無益之事非所敢問

顧中丞佐性嚴重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官僚行道以此爲候往往有輓驢駐馬折而還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淸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是辥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黯

初西楊薦文淸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辥宜詣振謝辥曰原德亦爲是言邪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爲後遇諸朝復不爲禮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陳祭酒敬宗名無緣晤覿周文襄忱間以語祭酒祭酒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或語振祭酒書最高託爲求書者先之禮幣彼將報謝振乃遣幣乞書程子四箴祭酒走筆書訖而反其幣竟不

往見

門達誣陷袁彬漆工楊暄抗疏論救復條達不法事上

令達自訊達嚴刑迫之暄知達意謬曰李學士以書授

我我實不知請衆鞫之明日衆既至暄大呼曰達以酒

肉啖我使我陷學士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暄卽死曷敢

誣善人達語塞彬得釋

汪直在西廠聲勢烜赫人莫敢犯嘗怒兵部郎楊士偉

校突入其家搒掠逼辱及其妻孥衆咸錯愕莫敢言陳

媿齋音與之比隣登墉呵之曰有國法何得遽爾校曰

爾何人敢不畏西廠荅曰聞侍講陳音平校爲緬頸

汪直頗欲延攬名士雅重楊承芳時承芳憂居直往弔

于墓旣拜起手拂楊鬚曰往聞君名今貌乃爾楊曰繼

宗貌陋虧體辱親竊所不敢直不復言

內臣黃賜母死朝士無不弔祭翰林官猶未詣徐侍講

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那得不往衆或應或嘿陳媿齋

忽奮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門謂斯文萬世何

詞氣憤激聲淚俱下言者大沮

陳恭愍選提學南畿試卷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

何以信人時韓襄毅頗尙崇飾方憂制家屬聞公至悉屏儀衞曰毋令陳御史知

李文祥與萬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孫弘璧延禮之屬題畫鵠文祥即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

張昺令鉛山邑有大木蔭二十餘畝民祀爲神慢輒爲祟昺出勘田欲伐去以厲祟治父老咸諫昺檄隣邑共伐之莫有從者公執愈堅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見命運斤樹

有血衆懼不前公手斧倡之樹乃仆上有巨巢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絶已問之乃知樹妖所攝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殺人一嫗訟巫殺其子舄遣捕縛至杖之杖者手傷而巫自若命繫獄及夜烈風飛石屋瓦若崩公知巫所爲乃衣冠起坐及旦取巫衆皆勸阻公不許厲聲叱巫巫忽墮一珠及書一帙公會僚屬焚書碎珠巫卽仆死
孝廟初耕籍田行九推禮教坊司以褻劇陳或出狎語馬端肅文升時爲都御史厲色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

屠滽督師兩廣中官有家順德者囑滽爲修其家廟時吳廷舉作順德令滽以語之廷舉曰安有官爲奄治廟者且歲饑民貧不可又市舶監遺金令市葛廷舉市二葛以進曰葛故雷産敝邑無有奉此爲式不中請還金監恚取金去

逆瑾擅權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壽卿良以僉事補官入朝既叩頭左順門鴻臚令向東揖瑾方徑趨出或以例宜謁瑾壽卿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膝安可屈竟不

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鏊與壽寧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必斥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老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壽寧耶

羅景鳴玘是李西涯門生李處劉瑾張永之間或多委虵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

康陵頗依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欲諫慮未有徵俄內批番僧請田爲大慶法王壽而書號並聖旨傳尙書珪佯不知奏曰孰爲法王敢抗天子亂祖法大不敬當

誅詔不問田亦止

蔣子修欽劾劉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聲戢戢子修自念疏上定擬奇禍當是先人䡖念尼止吾事已而聲振四壁子修歎曰吾義不得顧私且緘嘿終爲先人羞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再上再受杖竟死

武宗觀魚揚州得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時蔣恭靖瑤爲守江彬惡其不屈請以畀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脫夫人簪珥及䌷服以進曰臣貧而庫無緡錢不能具此帝

屬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較

武宗南狩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汪公應軫奏云泗婦女荒陋近亦流亡無以應敕旨向募桑婦十餘人倘納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補事遂寢

江西諸司賀寧王壽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謂其屬曰是覲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禮也去其韠又三司于朔望皆先朝王乃謁先師介夫改令先謁孔子已寘王卽席譙清不能詩清亦讓王無禮

馮御史恩疏劾張孚敬汪鋐方獻夫為根本腹心門庭

三尊逮下詔獄辨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

吳疎山同諸御史詣夏桂州桂州方服宮錦御史皆嘖嘖稱美有搴裳視者疎山獨無言桂州曰吳子云何疎山曰候公衣畢當以政務相請

霍文敏韜爲南宗伯呂仲木爲貳文敏時短夏貴溪仲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噂非禮文敏疑其黨心銜之已仲木滿考之都謁貴溪貴溪時方柄國心折仲木欲亟援爲助及見甚歡已亦數短文敏仲木毅

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棄棟梁貴溪又心謂仲木黨文敏

世宗意欲用吳宗伯山入閣山子聞詣西直告其父曰上意如此恐亦需一揖嚴公許山怒斥之曰兒不解事孰謂閣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吳宗伯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爲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大學士李本爲介酒未行宗伯與李弈李以手掩局語宗伯曰知今日之飲乎宗伯謝不知李爲道世蕃意宗伯遽曰山老矣何從得女世蕃意阻大恚

楊文襄一清以召入文衡山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衡山曰先人棄不肖三十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詩甚媿見生幸寬我

靳文僖貴繼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請旌之吳宗伯曰旌典之設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激俗若士大夫節義孝順固其常分靳夫人生受殊封奈何爭寵靈于微賤己學士徐階爲言山曰閣老夫人寧復有再醮理耶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粹夫塘舉翊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鄢懋卿爲副都御史莆田林潤曰此窮奇也而豸其服乎

趙文華督師江南下令問有故人子朱生安在爲好致之令一日三及門樓船輝耀趣邦憲邦憲弗顧自掉扁舟稱衰疾謁趙趙酒酣握手從容言丈夫乘時取功名多願金錢乃毋夫人甘義碰碰匹夫節奚以爲言之再三卒不應趙爲歎息去

分宜柄國粥爵有定值而館職尤重陸平泉樹聲以吉士還里詣闕世蕃頗知其廉使人索松綾二百疋當子翰苑陸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張龍湖治陸之座主爲解于分宜且爲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召陸與俱往而令嚴太史介之行至則授刺使自投之陸不言懷其刺入一揖而出分宜送之及門見金幣問誰具對曰不知

海忠介瑞爲閩邑博士御史行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堂階忠介直立曰若至院臺敢不以屬禮見此師長教

士之地不當詘兩訓導夾跽忠介中立不屈時謂筆床博士

江陵奪情宣城諸生吳仕期爲書萬言斥之江陵私人龍宗武爲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繫獄時沈太史懋學不直江陵宗武嚴刑迫期使嗾太史期笑曰男子負血性而爲不平之鳴寧受人教者搒掠無完膚題壁間云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卒死獄中

葛端肅守禮終身不置姬侍夫人爲置一姬公固不肯夫人與之再四乃一往見姬直侍臥內略不羞澁公卽

拂衣出竟不復往夫人挈之山西數年召其家還之猶
處子人以方之司馬文正張忠定
江陵相奪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艾員外穆沈主
事思孝抗疏極論同日受杖削籍編戍進士鄒元標號
哭于傍覩四君杖罷出疏袖中亦受杖歸
沈烏城濯媚妖姆客氏交懽其子昺芮畜之槖質合章
抨之不動大司寇王紀奮袂起曰身爲大臣奈何與耆
相同朝歷陳其奸惡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時榮之
鄭克敬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

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于文定（慎行）在南宮日早朝偶失中貴遣閣校許爲隱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爲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進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反干中貴不便其人慚而止

毅宗怒劉都憲（宗周）抗直詔部提訊諸輔臣固請以免因往慰之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唯讓諸輔臣某事大錯某事不爲娓娓不已及過賓應喬侍御（可聘）來訪

語及延儒曰尤錯語及甡曰差勝首輔錯亦不少

崇禎末以邊急敕中璫監軍所至橫甚守令拜謁天津同知張星獨憤恥之投告乞休督撫不許已趨謁璫璫倨上坐叱使跽見星怒曰若等監軍事而辱天子命吏耶星何戀一官而屈若輩爲拂衣趨出不顧

明語林卷四

明語林卷五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雅量

太祖天威嚴重繙錄之際侍臣或手顫不成書陳性善獨安雅自若書法端楷

孫襄敏炎總制處州苗將叛襲執襄敏幽窖中列卒環守夜以焬雁斗酒餽曰以此與公訣襄敏拔佩刀割雁舉巵仰天酌酒食竟顧所衣曰此紫綺裘乃上賜者遂

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飲醉使酒謾罵克勤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屈後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規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閎深不見涯涘有從吏污金織賜衣懼伏請罪公曰猶可浣也又吏壞所寶硯石公曰物固有壞

時並慰遣之

夏尚書以頻年北征力諫忤旨詔籍其家時公方治儲口北錦衣逮公追公從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撫吳一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閶門觸于石燭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無恙恐風露偶易耳

魏尚書致仕時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

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陳僖敏　掌憲薦王文已而文與僖敏同官每陵僖敏凡入臺僖敏後至文輙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升揖洎僖敏至罯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請鳴鼓僖敏不肯曰少需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遲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

陳公度中

葉與中盛嘗求于節菴謙爲其妻作墓表不數日有德勝之役于進少保與中疏劾于安報首功于朝退謂郎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

遲嘗不免俗即命紙一揮而訖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登鎮大同鹵迫城下人心洶洶乃身自登城視師方酣戰左右急呼公笑命進食飲啖自若了不為異徐曰雞未熟菜猶可噉

門達初誣陷袁錦衣掠頻死久乃得釋及達敗謫戍袁治具餞送如禮不念舊惡人以為難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夫人絣絣洗助之不給也允文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章楓山懋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識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鎭滇中官鎭守者曲爲諛悅公不動且裁抑其政剪其與中官恨令刺客雜從徒中將賊公公子馬上遽問曰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實杖而遣之中官欲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不過除民害卽所罪亦不過爲公淸惡何爲過自疑中官惶恐謝乃更自戢

王康僖承祐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厠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輙往三置三藏之乃

不復置亦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如海可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紘督兩廣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檢處軍務兵食畢乃就道而軍容騶從畧不稍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嶺始白衣囚首請自繫曰曩非故違朝旨顧兩廣任重鑾㒩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恤恐正自損國威耳就繫而去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書生上書楊石齋數其過公延禮之至泣下曰久當不負盛意

宸濠作逆報至南京公卿計無所出喬白岩宇時任留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人恃以安

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須幾敗衆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行賞畢還坐曰頃報寧王已擒想當不僞但殺傷衆耳理前語如故

黃伯固鞏劾江彬員外陸震亦具疏見鞏草卽自毀同署名進彬大恨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

示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

宋御史璪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殺牛而遣子弟詬毀璪勑家人毋與競有狂醉者罵久墮水中璪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謂之曰與而家世好卽奈何以小忿棄之乃鞭牧兒以肩輿送歸謝其父老父老大慚

太學孫育邀菴相公鄉人受知遇獨隆霍文敏旣劾罷公猶欲根抵公門士育遂私于霍錄公他事以自托已而育死公易服弔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親過然父

實負公敢辱公弔公曰予爲人所陷餘波及人我實累汝父彼身家是虞借予以脫耳予顧不諒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

楊伯修爵以建言繫獄數年得釋抵家未幾校忽至伯修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公伯修笑曰吾知之與校飯飯糲校不堪伯修啗茹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請一人爲別伯修立屛後呼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

徐文貞階督學浙中試卷有類若孔阜之語文貞署云

杜撰後發卷秀才前對曰楊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貞應聲云不幸早第苦讀書未多因降階再揖謝秀才去

蘇州曹太守新構一室喜藻繪其楹壁羅致諸畫史有陰人沈石田姓名出片紙拆之遂逮往訖工或曰謁貴游可免先生曰往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駕詩被誣坐詛呪不道繫禁時年已八十了無怖懾取詔獄桎械之類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客笑曰君正坐此尚何吾伊爲孝思淡然不輟曰作詩當死不作詩遂免死乎人謂孝思意氣勝蘇長公

張太岳居正執政權傾一時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犯者或榜繫窮治不少貸太岳奇之廣爲延譽卒至通顯

李興化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傳臚信至賀之李坦然曰拙卷亦與進呈神色不動

嘉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順昌吏部吏部慨然曰吾辦此久矣顧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未應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了此別無餘事矣

雷介公縯祚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遝視之出蔬菜淡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日任風波

阮大鋮矯詔殺周儀部鑣儀部言笑自若口占絕句云死生千古事猶留一寸心語左右曰爲惡而死則死有餘辱爲善而死則死有餘榮遂與雷公就縊

識鑒

高祖微時過臨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結納備陳天表之異退語諸子曰吾視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

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陽王將以仁孝配高祖而未決夫人張氏曰今天下
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覽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
共事者王遂決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
質非常人也
劉誠意在勝國屢仕不合時無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奇
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吳元年中書省設座將奉小明王行正旦賀禮劉伯溫

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爲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擇相問伯溫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溫
對曰皆不可帝怪問之曰憲有相材無相器廣洋褊淺
不足用惟庸僨轅破犁犢也後皆如劉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虜元主于開平闕其圍一角使遁
去常開平不欲中山曰是雖彝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
縱之固便
會稽楊維楨以文主盟四海王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

而徒以色態惑人取媚所謂謠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

練則成爲御史家居恒發堂下甃磚令諸子朝運而出暮運而入徹問家人郎君誰健者曰大郎運獨多則成曰是存吾祀洎則成忤上論死諸子戍邊長子以健獨存

建文帝既得燕謀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執不如轉禍爲福信遂改圖推戴

太和楊伯川有人倫鑒楊士奇十四五時與陳孟潔往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欵洽移時酒酣顧孟潔曰子不失風流進士楊郎雖寒士後當大用惜子老不及見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楊文貞第文貞切諫帝頗不以爲然文貞曰德未洽於幽隱有加寃夫怨卒積而思逞何以爲備已而果有盜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挾弓矢爲逆校捕得實帝乃服士奇言

阿魯台既納欵收女眞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制于朝

將盟諸部長上以問諸臣咸請許之黃文簡淮對曰夷人狠子野心使各自為長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後且難圖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勿見衆人平原耳

仁廟為太子居守南京讒言聞作一日召赴行在勅已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請往上問故對曰太子久不蒙召一旦聞命恐不免疑慮已而仁廟聞召果驚怖慮有後命欲自裁問誰啣命知是原吉曰原吉來必能調護既見悉上旨仁宗乃安即日就道

榆木川之變楊文敏金文靖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軍

旅肅然寂無知者有欲以他事稱敕馳訃太子文敏不可曰天子崩而擅稱敕加實罪且不測乃具啟并遺命以行

王振謂三楊曰國家之事三公是賴然今且俱耄耋乃倦勤西楊曰盡瘁以報死而後已東楊曰去死無幾亦何能報歸老爲幸簡後進之良而效之可也振問其人遂舉苗衷馬愉曹鼐陳循高穀等既退西楊讓曰何言之易對曰是幸于君今實厭我公誠自固彼遂已乎設謀樹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復奈何之數人者吾

與也嗣我而相將協志以圖亦何患焉西楊稱善

正統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職妨賢路所致有請罷歸以謝天譴者太宰郭璡獨不可曰主上幼沖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貪位故非所嫌

賀三老是曹欽妻父見欽怙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反親戚誅竄三老獲免

謝尚書翱最爲英宗信任仲孫以蔭入監洎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尚書尚書曰汝有階得仕何乃强所不能以

冀非望遽裂眷火之

景泰時立春與聖節同日衆議欲先行慶賀或云先迎春咸無定說俄忠肅至衆質之忠肅曰先迎春而後慶賀不見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衆以爲是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后壽節耳

王文恪姑蘇志成遣送楊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展冊但搖首呼謬謬使者還述文恪以君謙多謠諑不之較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府志脩于我明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毀或請加飾林曰像非古也浮屠用之太祖建國學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從之或曰聖賢像可毀乎曰木偶耳毀之何害遂悉易之

劉東山大夏自兩廣來總帥毛倫于道上謁公舟次拜起泣涕不已公曰奸人之尤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爲亂

劉忠宣大夏爲職方有獻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時英公調兵食數公急取匿尚書爲榜吏至再忠宣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孝宗嘗面諭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議以非所部輙止自是宜密揭以進對曰不敢李孜省可戒也朝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勅之獘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外付府部內咨內閣揭帖臣不敢效順

楊文忠廷和才器恢廓早已見推余肅敏子俊是其鄉先達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異日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謀斷

劉大司馬機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陰陽皆以生年與葬期值不克就壙陸淵來弔族人道所以機從苫塊間之

趨出泣拜曰願卽以機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羅圭峯玘家居時宸濠有異圖齎金餽公山中圭峯一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幾濠反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爲憂疏請選吏賑卹漸圖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陵徐福
楊石齋廷和已定計擒江彬顧彬爪牙勁卒皆邊兵恐倉卒致變謀于王晉溪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出

受賞于通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戴銑等以劾瑾下詔獄錦衣牟斌爲輕刑緩械且力爲救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奄字斌不可謂其儕曰存此則諸君臣節可白他日昔鄒浩以失原卷被罪吾儕毋自爲計

寘鐇之反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已降鐇侯保勛與鐇有姻將爲外應李西涯東陽曰鉞必不爾勛以賊姻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不復反正矣楊文襄一淸亦謂張永曰寘鐇不足平仇鉞故在已皆如其言

彭澤將討鄢本恕辭于楊文忠楊曰以君才制勝何有卽賊誅毋早班師及至破誅本恕等班師而餘黨蝟起澤已發而復留歎曰楊公先見非所及也

彭省菴勗七歲時嘗從鄉父老入佛刹衆皆拜獨不肯拜刹僧強之彭叱曰彼踝跣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大奇之

世宗入繼議大禮未決張永嘉孚敬言稱興獻以皇叔鬼神不安稱聖母以叔母將毋臣毋謂上以繼統而尊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

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庶不失尊親之孝時楊

文襄冢居曰後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塘博學篤行嘗言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

塞仁義

陳少司馬洪謨初守漳畬人拾大羽于海濱長七尺餘

五色爛焉以爲鳳獻之洪謨命置之庫了不爲異已中

使鎮閩者索之答曰業久焚卻

王虎谷雲鳳爲祠祭郎請嚴試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

給度牒王晉溪瓊曰兄謂此遂可塞異端若果行之彼

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復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謀衣食尙不可塞若更多識玄典與吾儒爭勝負其若之何虎谷歎服

張肖甫佳胤爲諸生光州劉繪爲太守奇之召致門下語其子黃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穀峯嘗言上度莫鼂宋太宰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惟言官極論可以動宸聽苟怒及言官猶藉譽者而一切置之如痿痺之疾痛癢不仁卽刀圭在手抑何可療

石公星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國儲欣然色喜宋公獨

謂不然朝廷錢穀盈蓄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倉陳腐懵可改折公曰少許羸餘便欲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

陸貞山粲居前有五聖廟民咸溺之一日貞山病卜者謂祟由五聖家人請祀陸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王而挈妻攜母就食人家者且挾詐取財人道所禁何況爲神乃亦有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能禍人宜加予予三日不死必毀其廟三日病良已竟毀之

何心隱桿闔之流托身講學頗有知人鑑嘗遊京師詣

耿定向會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旣去何謂耿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能興且滅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殺我子姑識之已而果然

鄭貴妃負寵神廟比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中貴王安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曰無璽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璽誰曰不然安從之鄭氏不復振

梅衡湘國禎總督三鎮鹵忽來獻鐵云是新產公曰此詐也幸我弛鐵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鐵鑄劍而鐫識某年月日某王獻鐵且檄諸邊可勿市釜後鹵來貢釜公曰國既產鐵釜可自冶使言無有乃出劍以示遂叩首服罪自是鹵莫敢詐

徐都諫燿聲氣自矜而時有委蛇謝陞起家宰言官多阻之燿獨婉解李映碧清爲同官密問曰何推異己耶燿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從而玉成之差得寬假

沈徵君刻武陵壘袁絓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誤軍機剿旣愆期撫尤失術敗衄可卜釀禍無窮又言璫孽阮大鋮等招納亡命妄書條陳未幾師敗獻反楊相繼熊尚書僇楚蜀爲墟大鋮枋南都卒以國市悉如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徙薪之功獨高谷口躬耕之節

明語林卷五終

明語林卷六

宣城吴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吴拱權與可校閲

賞譽

高帝嘗語廷臣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初終靡異匪直君子抑亦可以爲賢

劉誠意豪放負氣不屑用世孫丹陽炎守處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書陳天命幾數千言劉不荅逡巡就見置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滾滾不休劉乃歎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議論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方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

王待制禕死節時仲縉年才十三從宋太史學太史奇之名其齋曰繼志

宋太史謂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成五采

吳宗伯小時能文識之者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

掩

楊文貞目陳一德爲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

世目曾子啟棨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

楊文定溥初應試鄉舉胡若思典衡見其文曰異日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時以若思爲

知言

王紳曰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衞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媿師

承

李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韶贊九臯曰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況苞苴孰

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謂確論

吳元博未遇時受知徐武功有貞人或從武功乞墓表

武功曰若欲名宦爲觀美耶抑藉文以傳耶答曰發潛

闡幽固將爲親不朽武功曰若爾何乞我爲吳寛秀才

足永爾親矣盍往求之

鄒汝愚謫雷州吳獻臣方尹順德敕邑民李煥于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

王濟之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一時先達名流屈年行求爲友值冢宰王九皋新逝葉文莊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九皋

葉文莊見夏季爵時正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及其頴脫又如簇繭抽絲秋隺引吭

世稱邱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不爲中官撰管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静三也

邱文莊文章流布遠邇卽席限韻動輒千言士林稱其瓌奇跌宕如壯濤激浪飛雪迸雷

南京祭酒陳敬宗與北監李時勉聲譽矯矯世稱南陳北李

陳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其貴卑者卽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莫可犯

錢盤鬻鈔淅中方員力諍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

黃鞏以書質之曰宇宙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百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

黃孔昭在文選留意人才澄清自任謝方石云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譽太初詩調旣豪精神朗異聲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凱爲詩家冠冕顧東橋璘以空同爲詩家武庫

湯公讓胤勣歌詩豪放奇崛援筆揮灑人比之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焱人多爲之奪氣

開封婁良少與賈恪齊名諺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

桑民懌悅一覽成誦千言不草人謂其氣陵五侯目空百代眞文陣之健兒人羣之逸驥

董中峯玘有女欲得佳壻曰吾女奇甚里中兒卒無當者甬川尚書張時徹過中峯從容言曰富貴所不可知芝草琅玕陳生東其人乎中峰卽艤舟甬江之上呼視之親爲期日遣焉

升菴楊公嘗與李云陽對坐終日出語人曰見李生如臨水月

陳翁某愛其女不輕字人一日從羣兒中瞰吳國倫得之曰兒雖遊于鬭雞蹴鞠間儼然丈夫之度

王伯穀穉登與里中少年遊恒邑邑若三日新婦後遇鳳洲先生酬應忘疲歎曰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閩人傅汝舟與侯官高瀫詩學齊名時人語曰高垂腹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瀫早善屬詞不樂制舉業每謂

章飾比偶猶之去須眉以傳粉黛洗意爵祿結居霞上

蔣山卿見祝希哲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玆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唐荊川于文士少有推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是平涼趙時春王謂晉江王愼中

徐東山故善包御史節節與中人競逐遠戍東山範白金爲叵羅銘之曰不媿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王子衡廷陳云獻吉執符于雅謨遊精于漢魏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駭其異

文待詔徵明極愛金琮書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王元美曰謝茂秦榛介越之資被以異質布衣風格從來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臣自閩中手一編遺予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

盧次楩柟被誣繫獄乃感慨著幽鞠放懷賦三十餘篇以自廣王元美云盧諸賦雖不盡離津筏然宋景差蠷

綬左徒之門豈必先少槐入室

吳中行趙用賢疏劾江陵同時受杖許文穆國製酒盃爲銘以送玉盃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以贈中行犀盃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剖心盛辭碎首以贈用賢

周山人詩遊武林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鄂王廟壁詩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隸人䂓墨掃之至詩所題大驚嘖嘖立命駕往謁相與定交詩時儆衣匿蕭寺中

品藻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禕進江西頌太祖覽之喜曰故知浙東有二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潛溪旁通釋氏釋宗泐亦好儒雅上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向

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蹇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橫生

如晴雲終南衆壑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往
古亦何可辦
論者謂劉如孫三吾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渾厚過之先
見不如劉誠意而直諒過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
過之故曰尺短寸長
王希範洪在翰林與王偁王恭王褒俱負時名人稱四
王偁最自負顧推重希範不敢以雁行進希範嘗與修
撰張洪自誦所作詩竊比漢魏張哂而未答復自謂曰
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靈運且

自視比江沈云何子詩傍大李門墻猶未窺其庭奥希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名授解縉令疏其品縉具實對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然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䘏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後仁宗以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見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爲篤論

邱文莊嘗曰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曾無一言及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誰任其咎

葉文莊姚文敏夔林莊敏聰尹恭簡旻張汀州盛同在諫垣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當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楊文懿謂張子房不見詞章房玄齡僅辦符檄劉文成功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遠仕季元專門象緯何異訾伊尹之屢就公旦之多才

楊文恪濂稱章文懿懋曰未軒黃仲昭儒雅定山莊昶豪邁公皦華就實獨立其間一峰風節白沙習靜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謂何喬新出有功烈處有德言信道之篤無媿薛瑄著述之多比方邱濬

陳茂烈隱衷粹行王中丞應鵬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獻吉嘗曰吾嘗觀公卿于成化宏治間王三原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劉華容志在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來靡靡難覩矣

韓貫道文旣卒朝士皆曰貫道愚同甯子卒保其身耄似武公不弛于學

或問呂仲木柟曰何仲嘿何如其詩本漢魏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曹劉

鮑謝之業而欲兼張程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問康德涵海曰漢馬遷之才而學則未達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當時稱藝林四傑李天才雄放徐陶冶精融何藻思逸發邊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眞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

惟果決有眞金百鍊之剛

李康惠承勛嘗問林公見素朝士短長林一一評荅李問公所長云何林遜謝不荅然則有短乎林憮然請問康惠曰子每侍教所聞唯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毋乃即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筆任手運誦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繁飾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獨哲膏肓之病難醫良可歎也

鄭端簡曉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
相
一曰楊文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慤也劉文靖
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
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皇甫子循汸詩名與元美相埒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
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强終稱王
嘉靖初增城餘姚以談道小別門徑幾墮參商黃省曾
兩師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

如瀵本崑崙湛如派逹萬川日必有光流何離本

元美評陽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欲深造旣以氣節名又建不世勛迨有志聖道一切掃除之識者不謂盡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傑待宵人蹈險出危傚儻權譎種種變幻

弇州外史論文臣三伯靖遠王驥材而欲興濟楊善材而巧武功徐有貞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慝

人謂弘治三臣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恕强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

文升練差用術

弇州論相臣曰廷和始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其才勝也不可則止冕與紀其庶幾宏内勁于權倖外伸于奸藩惜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一淸有應變之畧無格心之本捭闔操舍將道也而行之揆地孚敬乘機遘會一言拜相强直自遂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偕下逼禍豈不幸嵩以順爲正内固寵而外籠賄卽微蘖子必敗階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權術收采物情不無遺憾與廷和皆救時相也其剛愎而忮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習

器滿爲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故没身而名穢家滅矣

胡元瑞少以撰著見推元美詩藪一書評隲今古錢謙益謂其愚賤自專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眞詞壇之行乞藝苑之輿儓也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土苴今之揶揄詩藪者仍奉元瑞之餘竅以致袁鍾諸子踵弊乘隙澄汰過當横流不及不亦悲乎

錢牧齋論詩專詆西涯而詆諆空同摭擊七纂不遺餘

力謂于鱗句摭字捃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斷淄以衮繡刻凡銅爲追蠡限隔人代揣摹聲調論古則判唐選爲鴻溝言今則刖中盛如河漢繆種流傳俗學沉錮眯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律劍于已逝又云徵吾長夜于鱗旣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于後而斯文未喪作者難誣當葵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徵言迫稷下鼓吹之時元美亦持異議

世言劉念臺宗周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

明語林卷六